中华古籍保护

乾道本韓非子廿卷

嘉慶二十三年重刊

全椒吳氏四世

學士祠堂藏板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亳囘後進禮謁於塗次乞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

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
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
年丁丑五月携至江寧孫淵如前輩
慫恿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
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為明趙
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
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
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
道此書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
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
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
昔鼒為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臣奏聞

令上退謂其子錫絰必以稾還鼐聽

入私集且與鼐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

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鼐老且病然尚思

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鶩拔

隼翼共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

己己巳朏舊史氏吳鼐序

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蝝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蜎徐廣義一作蠉韓非作問於干象然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深寧叟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

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録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第二卷
主道第五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内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内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録

江寧劉文奎子觀宸仲高鐫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
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
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
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
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
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
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
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
一戰不尅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詰）
（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
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
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
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
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
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
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
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
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
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

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内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
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東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
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
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
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
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閒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
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
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
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
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強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
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
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
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
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内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
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
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
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
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

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孰圖之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悏然悏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悏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巳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

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勠力一意
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
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
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
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
兵困力極無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
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
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
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
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
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
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
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
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
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
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
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
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
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
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
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
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
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愼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喋裂衺也勑氏反)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

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亦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巳功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靜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簒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
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
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
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
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
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
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
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
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七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強爲不曲法從私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涿方城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

（雎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

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比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

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事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爲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僞斯術也先三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耑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内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内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斲

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爲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

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禄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禄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刼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刼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簒之故君子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人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也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居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爲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後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俱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

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具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爲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巧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己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子不同羣於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大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求智故閑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泰也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惽惽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惽惽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叄伍比物事之形也叄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失矣叄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爲而攺之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雖有所攺無爲而爲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道來止故爲道舍則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内扃從室視庭叅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

賞以刑者刑閉内扃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内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叅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爲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説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内置而勿親内謂君之機密也故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惻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

大惑故姦衆而邪蕩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群母必見弒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謂君君臣臣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爲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

一日百也有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下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己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今自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急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立人官也一棲兩雄其鬬㘖㘖争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争出

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
故子不知所從也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
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王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
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
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
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
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
室憂唫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丞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唫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
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
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爲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
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
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
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
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
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
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
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
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
臣者內事此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
在旁主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
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畢公
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

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遨共言事於君其事旣成大臣心益爵禄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刼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

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
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
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勇力之士
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
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
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
〔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
〔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猒每事皆聽其傾〕
〔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
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己欲有所搆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
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
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
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
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
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
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
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
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
也〔隳毀也或本為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
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内遠遊而忽於諫
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
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
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渇而求飲竪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
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
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

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産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柰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内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宫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衞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

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鎋（蒲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名邑）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奇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粮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縵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内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内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

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閹勢也)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曰管仲曰不可齊衞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莅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衞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

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刼弒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獨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

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即説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劒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不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

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
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
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
吾所得制也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
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智不
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
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
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
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
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
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

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
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
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
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
以枉法爲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
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
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潔也辯謂智
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
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
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
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
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无能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

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与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誰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无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爲必不軌故智士恐与同之廉士羞与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上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惡愚之人也

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与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爲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弃遺而踈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己无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己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礼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以而止必以不許而興怒故危也〕故与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引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与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爲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爲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監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監之為物積聚萃以成㪷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其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

（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舉異人与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舉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无拂忤辭无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巳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弥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弥子弥子矯駕君車以出

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持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

（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拔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巳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乱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乱無霸王也

姦刼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叅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

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

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

之顚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

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
之士也猶蟺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
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
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
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
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
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
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
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
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
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
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
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
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
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
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
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
之詐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
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
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
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
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
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
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
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
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固左右姦

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

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墻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叅驗用一人爲門户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

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

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踈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徵也凡刼有三有明刼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刼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刼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刼三守不完則三刼者起三守完則三刼者止三刼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刼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

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

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内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

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滛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虚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虚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於爲虚也虚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虚是不虚也虚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虚虚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内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内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

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

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内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乱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别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别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

亨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亨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illegible]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illegible]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illegible]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illegible]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illegible]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illegible]

人君[illegible]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illegible]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illegible]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

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鬭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

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

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
以爲暗乎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
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
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
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
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
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
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
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
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
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
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
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
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
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
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
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
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
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
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
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

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虛瘧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
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
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
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
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
慈衞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
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
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
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絶衣食之業絶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
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
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
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
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
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貨資有餘
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
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
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
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
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

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胄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

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
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
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
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
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
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
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
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閒失則不可復得
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
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
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
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斃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
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
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
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
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
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
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愼火
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易以避難敬
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
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柸象箸玉柸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

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巳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

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

是蕪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内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

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
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
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
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
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
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
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
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
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
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
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
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
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
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
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
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
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
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
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
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爲交以削
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

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眱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眱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眱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

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衞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衞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縁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衞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著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

杯象著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

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衈已衈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荅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衞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廏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猨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荅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愼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説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就（或作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宫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寛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衞蹷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荅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

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踈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

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

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廢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捥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

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必求衆直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回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乞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

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爲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之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国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勾踐知故式怒鼃勾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惱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夲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夲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

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伏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王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僞謾摎豎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衞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衞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内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利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墓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江乙爲魏王使荊謂荊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令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輙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衞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衞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

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吴(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以殺人矣(舉於賜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絶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国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国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弃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柰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轀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爪不誠）韓昭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濊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
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
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衞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
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
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
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
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
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
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
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衞
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
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

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衞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

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亨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

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

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徵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人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柰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犂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為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

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政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

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内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引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羮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卧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

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一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好微巧衞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衞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衞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搆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愨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敎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閒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斈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産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二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皐（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乗軒（功當受寵故乗軒而無慙）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乗而履蹻（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乗功大賞薄猶冨人而履蹻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内矣）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晋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駮行不貞白而駮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
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
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
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
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
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孱不用璧孱用玉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
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
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跀者兒不恥其父跀以不也跀所著衣
榮人人所諂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
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
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
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逼下故
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
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己有三人反其得罪
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
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
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己舉亦同之也而簡以爲枳棘
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
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
車爲鄴令其姊犯法跀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矣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
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

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嬴勝而履蹻（嬴利也謂賈者嬴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嬴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其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君子去泰去甚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弥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

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内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録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

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

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曰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中华古籍保护